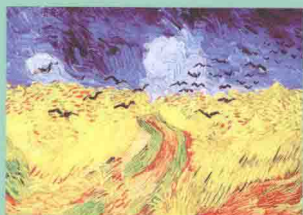


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得主王勇英温情之作



# 七月与七月草

王勇英 著

那些深深地  
而是爱与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七月与七月草 / 王勇英著. — 武汉 :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10  
(另类成长)

ISBN 978-7-5560-1317-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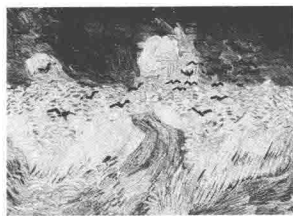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七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04012 号

## 七月与七月草

出版发行	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业务电话	(027) 87679199 (027) 87679179
网 址	<a href="http://www.hbcj.com.cn">http://www.hbcj.com.cn</a>
电子邮件	<a href="mailto:hbcj@vip.sina.com">hbcj@vip.sina.com</a>
承 印 厂	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
经 销	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
印 张	8.5
印 次	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15000 册
规 格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
开 本	32 开
书 号	ISBN 978-7-5560-1317-3
定 价	22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# 七月与七月草

王勇英 著



目  
录



五月风花带来七月草	/5
为什么来我家	/37
隐 痛	/60
回忆太多心会痛	/82
七月过去的故事	/103
暂 离	/128
跟 踪	/162
偶然的，又再遇见	/197
好像，每个人都有点秘密	/220
五月风花从此吹过	/241





## 五月风花带来七月草

七月草和五月风花在开往南方邕城的长途火车上，她们所在的十一号车厢有过半是空的。

五月风花怀抱一把半旧的吉他，懒懒地看着玻璃窗外掠过的风景，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抚弄着琴弦，有一句没一句地哼着一首歌。

七月草坐在她对面，微笑着看她。七月草是十几岁的女孩，眼睛清亮亮的，嘴角只要轻轻地一动，眼里就荡起笑意。

五月风花突然一按琴弦，严肃地对她说：“七月草，你不会再忘记吧。”

七月草点点头保证：“记住了。你在十天前就让我进入角色。”

“你现在还记得程雪周是谁吗？”

“记得，十天前我的名字。”

“藏在心里。以后跟谁都不说这个名字，只有我们俩知道。”

“好。收藏在心底里就好了。你是知道的，要忘记自己的原名是不可能的呀。”七月草说着咧嘴一笑。

“我是你妈妈五月风花，你是我女儿七月草。”五月风花又说。

“你都跟我说了一百遍了。”

“说多少遍都不重要，只有你记住了才重要。”

“难道你担心我连这个都搞混？”

“我把他们的照片都发到你的手机里了，你多看看他们，熟悉熟悉，快点找到一家人的感觉。”

七月草把手机里的五张照片调出来看，有两张是五月风花和六月在十多年前的合影。那时的五月风花漂亮得耀眼，有一股热辣的气质。六月斯斯文文，眼里含着淡淡的笑意。那时他们是一对恋人，一个很会写诗，一个很爱唱歌。只是，一个喜欢像树一样一直站在熟悉的地方不动，一个喜欢像风一样不受任何约束，自由地漂泊。像树一样的六月一直在固定的地方，带着爱在等她，在盼她，五月风花不定期地会回到他身边，但每次见面都只是短暂地停留。像风一样的她，总是不习惯在一个地方待太久，她要不停地走，不停地走。刚开始，五月风花还会每到一个地方就给六月写信，寄明信片，后来她就像完全消失一样。六月不再等她，娶妻生子。六月有了儿



子以后，五月风花突然又出现在六月面前。可是，后来五月风花又再次离开，这一走就是十多年，此间五月风花悄无声息。直到三个月前，五月风花突然又联系了他。

另外三张照片有一张是六月和他儿子七月的合影，那时七月三岁，骑着一辆小单车。另外两张照片是七月的照片，上初中前去北京玩时在故宫拍的。他的眼神和六月很像。五月风花没有六月他爱人的照片，六月从来不让她看他爱人的照片，倒是很乐意让五月风花看他儿子的照片。

七月草看着照片中的六月，这个男人是她的爸爸。她喜欢这样的爸爸。七月草又再看七月的照片，她也喜欢照片中的这个哥哥。可惜没能看到六月妻子的照片，不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
“他是个好爸爸，即使他家所有人都不喜欢你，他也会爱你，保护你，不放弃你。”五月风花对七月草说。

“为什么我的名字叫七月草？”

“以前我问过他，如果我们一起有个孩子该怎么起名。他说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叫七月，至少也得有七月这两个字。我觉得五月的花好，六月的风好，七月的草好，所以孩子就叫七月草。”

五月风花说着又拨弄她的吉他，轻轻地哼起七月草曾经听过的那首歌：

我是五月的花，

你是六月的风。

五月的花遇到六月的风，

风慢下了脚步。

六月的风吹过五月的花，

花开得更美。

五月的花爱上六月的风，

六月的风醉了五月的花，

五月的花带走了六月的风。

六月站成了一棵树，

等到五月风花再回来，

还予六月七月草。

等到五月风花再回来，

还予六月七月草。

……

唱着唱着，五月风花的眼睛里有了泪。

七月草懂得这首歌的故事，所以陪她一起悲伤。她在猜，可能妈妈对那个很快就要见面的爸爸还有爱，所以才有泪。

七月草差不多把脸贴在玻璃上向外看。外面的风景其实算不上好看，但是她看得很入神。在火车上往外看，荒山野地、小河草地、村庄牛羊全都像飞了起来，有了奇妙的活气。从高原到南方的城市，一路上的风景有明显的变化。在高原，天是透明的蓝，云是耀眼的白，树木杂草也是色彩浓烈的；无论是黄还是红，都拼尽力气把色彩亮到极致，猛烈地冲击人的视线，绝不含糊；哪怕是荒山的褐色也会沉稳坚硬得有力。到这南方地界以后，天没那么透明的蓝，还堆积着一些阴阴郁郁的云雾，在风的推送下犹犹豫豫地不知往东飘还是往西流；野地上到处都是统一的绿，即使有些别的花色，却也因为隐在那泛滥的绿中而显得暧昧不清，不管是红的、白的，还是黄的、紫的，都要顺便沾点儿绿。

这绿太绿，七月草还有点不太习惯，感觉那绿带着太多潮湿的水汽，心里还有点害怕，怕打个瞌睡醒来自己就被这里的绿染成了绿色的草或树，绿芽芽可能会从手指脚趾长出来。

天色在五月风花的歌声中渐渐暗下来。

五月风花抱着吉他打瞌睡。七月草抱着抱枕缩在座位上，在想明天的事。她和五月风花要去六月的家，以母女的名义去，然后她以女儿的身份留在那个家生活。

越想越睡不着。

七月草把五月风花放在座位上的披巾拿起来帮她盖上，担心车

里的空调冷，她会着凉。七月草托着下巴默默地看熟睡中的五月风花，看着看着，脸上就荡起了微笑。她觉得妈妈很好，可是，这个很好的妈妈却要把她送去前男友家，冒充他们的女儿。她曾问过妈妈，为什么要冒充他们的女儿去那个爸爸家当女儿。她说就只是想让逍遥了十多年的他承担一下当爸爸的责任。然后她又说可能还有别的理由，但还没想好，不能一下子全说了，要慢慢地补充。妈妈想了想，又说，有些理由，现在还不能说。七月草想想就忍不住想笑，觉得她有时候很稚气，就拿这事来说吧，感觉是她突然想起要玩的过家家。

“现在，我是骗子了。我和妈妈是骗子。”

七月草这么想着，又笑了一下，忍不住再次看手机中六月的相片，这个叫六月的男人以后就是她的爸爸。她有种种猜想，也有很多不安，但她必须去，别无选择。

“我也睡吧。”

七月草也缩在座位上睡觉，把烦恼的事和未来的事都沉入梦中是眼下最好的选择。

七月草梦到她跟五月风花到了六月家，那个家和六月的妻子因为没见过，是虚幻的、不真切的，只能感觉到是在他的家和那个叫刘梅的人。见过的六月和七月就是真切面孔。刘梅开门看到站在门口的五月风花和七月，不太高兴地说：“别上门推销东西。我们家啥都不买。”说完就把门关了。五月风花继续按门铃，大声喊六月：“六月，我是五月风花呀。”门再次开了，六月站在门口，没有让

她们进门的意思。五月风花不管，一边喊着累和饿就一边进门去了。七月草跟着挤进屋。七月站在书房门口冷着脸看她们，就像是看两个要饭的。“你怎么突然来我家？有什么事吗？”六月问五月风花。五月风花把七月草往六月面前一推：“这是你的女儿。”六月阴森森地笑了起来：“想敲诈我，没那么容易。随便带个别人的孩子来就想蒙我？当我脑残还是白痴。”六月说着捧起七月草的脸，瞪大眼睛打量，“这张脸哪一点儿像我？这一看就是四川妹子。你们再不走，我就报警了。”“报警。”七月说着就拨电话打110。很快，警笛声划得惊天动地般响。

七月草也在警察出现之前吓得从梦中惊醒。

五月风花正在看她：“做什么梦了？叫得那么大声。还喊我快跑。”

“我梦到我们刚到他们家就被拆穿了，六月……六月爸爸要报警抓我们。”七月草说着又把梦境大致讲了一遍给五月风花听。

五月风花笑了起来：“你肯定是担心被看出来，所以梦境就来检阅你醒着时担忧的事，并且给你一个最坏的答案。但是，梦和现实一般是相反的。别担心。”

“还是担心呀，我觉得我们骗不过他们。”

“六月绝对不会有怀疑。我了解他。”

“现在的他和过去的他是不是还一样呢？也许他已经变得不再是以前你熟悉的他了。”

“六月要是变成我不认识的另一个人，除非我们马上就看到天崩地裂，高山陷入海底，海底又冒出山峰，沙漠成汪洋。亲，只要你和我不说出来，他——你的六月爸爸——到死都不会怀疑的。他一定会把你当宝贝一样疼，补偿你十几年来没有享受过的父爱。”

七月草悬着的心终于又放下去了。

“吃方便面，我都饿了。”五月风花摸摸肚子，笑着对七月草说，“孝敬一下妈妈哟，宝贝。”

“好好好。”

七月草从袋子里拿出一只大水杯去打开水回来泡方便面。一人吃一盒，香喷喷的，吃得开心。

七月草突然又对五月风花说：“六月爸爸对你那么好，以后可能对我也很好，他那么好的人，我们还骗他，是不是有点儿过分呀。”

五月风花用筷子头敲了一下她的脑门：“又来了又来了。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你别再这样想。我是你妈，你就是我的女儿。我因为居无定所，把你送到他那里，给他白送一个这么大的，又这么漂亮、聪明的女儿，他感激我还来不及呢。”

“要不，我还是跟你一起吧。我不去他们家了。我还是只想和你一起过，自由又快乐。”

“打住。我之前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吗？你现在需要一个稳定的家住下来，读完高中，考大学。等你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就尊重你

的选择。”

“可是，我觉得我并不一定要上大学。我跟你一起漂泊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累了就停下来找份工作做，挣到了钱再继续走。我也想永远都像那样过。”

“我可是大学毕业了两年才选择这样的自由生活。你想学我，那也得大学毕业了再说。”

“万一我考不上大学呢？”

“先上完高中，考不上再说。而且，谁会相信你考不上呢？除非你考试的时候是闭着眼睛答卷。”

“我一直跟着你呀。”

“一直？”五月风花苦笑了一下，“万一我哪天死了呢？死之前又没来得及把你托付给信得过的朋友照顾，留下你自己，我能放心吗？”

“你别总是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吓我好不好？”

“人生无常，死亡是常有的事。我认识的一些驴友，有的前一天晚上还一起在大理喝酒唱歌，第二天他就没了。有的刚刚还有说有笑，还商量着过十天半月的领结婚证，可是从虎跳峡经过，他就跌下去，尸骨无存。活生生的人，瞬间就在眼前没了，而他一分钟之前的笑容还留在你的眼里没有淡去，一分钟之前他的声音还绕在你的耳边没有散尽。”

“……”

七月草觉得她在说的那个人，绝不会与她无关。

“六月是我最信任的人，我把你交到他手上是百分百放心。你就趁这个机会好好读书，将来有了本事，好好待这家人，回报人家。当然，我希望你能从心底里把他当爸爸，将来他老了，你孝敬他，当他的好闺女。”

七月草的眼圈红了，眼泪滴滴答答地就下来了。

“啧啧啧。眼泪怎么那么多，敢情是眼珠子下面放着两窝泉水呀。”

五月风花拿起纸巾给她擦眼泪。

“记住我说的话，老虎追都不能忘。”

“嗯，”七月草用力点头，“记住了，我铁了心和你一起去骗那个六月爸爸了。”

五月风花笑了起来。

“我到他家说的什么话，你听到了也不能笑。因为有些是真的，有些是假的，我得把真的假的掺在一块儿说。”

“放心，我绝不会笑。我一定能达到骗子的最高境界：忘记自己在行骗，相信假的绝对是真的。”

七月草反而期待着快点儿到六月家。这种截然相反于几分钟之



前的感觉连七月草自己都暗暗吃惊。

大树叶公园的三号小球场里，七月和岳西汉在打球。

铁悠一个人坐在看台上，抱着书包看他们打球。岳西汉怕冷落了铁悠，只要有机会就对她挥挥手微笑。七月只专注地打他的球，对铁悠视而不见。他觉得有个女生来看球真麻烦，岳西汉压根就没有全心投入，他总是想摆些酷的派头给铁悠看。

岳西汉和铁悠是从小学就开始的同学，鉴于他们这层友谊，七月对铁悠也相对的好一些，至少碰面时会点点头或问声好。

七月在学校除了跟岳西汉说话多一些外，对别人都不太说话。有人说他是故意装酷，有人却悄悄地说他以前生过病，好像是忧郁症，又好像是自闭症。那些人也弄不清楚这两个病有什么区别，危害有多大，反正听起那病名就不太好，是话少的意思。

铁悠远远盯着七月看，心里想：“你多说几句话会喉咙痛还是嘴痛？你脸上多挤点儿笑容出来，会长皱纹还是咋的？”

铁悠不远处有两个包包，一个是岳西汉的，一个是七月的。七月的包包旁边还放有一瓶水，是他自己从家里带来的。他喜欢从家里带水出来喝，不在外面买，一是节省，再就是觉得喝自己从家里带出来的水比较卫生。铁悠好多次来看他们俩打球都会给他们各备一瓶水，但只有岳西汉喝她的水。

铁悠现在也为他们俩各备一瓶水，但她明白，七月还是会像以前那样谢绝她的好意。